

文艺评论

孙宗信

必胜客的哑剧

行者《食物链》赏析

在生态系统内,各种生物之间由于食物而形成的一种联系,叫作食物链。食物链的最低端,是那些以植物为食物的动物;最高端,是那些最凶猛的肉食动物。

行者先生的小说《食物链》2014年就出版了,而我一直无缘拜读,前些日子因印刷杂志的事去南阳,得到了行者先生的亲自赠阅,拿回来狂读三天。

这是一部以荒诞手法写出的无比清醒甚至可以说是犀利作品,官场情色与欲望交织,肉体沉沦与精神挣扎,人人企图爬向食物链高端,身处高端又身心疲惫企图解脱,错综复杂的当代官场种种怪相,不读不知作者哲学思辨的深度和把握纵横捭阖刀肌理的锋利刀法。

不甘处于食物链低端,不择手段向高端攀登,是人的本能。权和势便是利牙和甲胃,人人都想拥有这层保护,官位便是谋取的目标。能够批发官位的便是所有追逐的焦点——文中的市委书记。他有批发官帽的权利,批发给谁,看他心情。

为了取得这稀缺资源,男人们使出浑身解数,向他贡和献;女人们投怀送抱,用媚笑和肉体逗他欢乐。她们只是利用身体和他做个交换,在她们看来,是很正常的事。你要用道德什么的加以指责,她们随时就射你一箭:书呆子,滚!有关机关的最妙比喻说,机关里的人们就像爬在树上的一群猴子,从上往下看,都是笑脸;从下往上看,都是屁股;左右看,都是耳目。市委书记整天看到的,都是一张张谄笑的脸。

市委书记是一个有本事的男人,他有政治智慧,有工作魄力,有人格魅力。他知道,许多人在一起干工作,就得团结周围的人,就得有人之常情,就得营造比较润滑的人际关系;连人之常情也不顾,只讲规则,只会使同事们觉得冷酷而离心离德。因此,他未尝不拒,送上门的该收就收,送上床的基本满足,广开底层官员上升渠道,大伙相处其乐融融,他也获得了平易近人的赞誉。

看他身处高位,生活潇洒得意,许多人羡慕不已:活到这一步,在食物链的终端,人生该满足了。但人们却不知道他内心深处隐藏的孤独。

他和周围人共同使用着一种看似准确、实则空洞、比市井生活略高调、比纯政治语言稍低调的官场语言,明确而虚伪。他可以把控一切,又看得见唯唯诺诺中潜藏的明暗暗;看似美女环绕,真正可以吐露心声的,却只有那个与其他男人共享的女子,以及姓着别人姓氏、向别人叫爸爸的私密儿子。他高高在上,大权在握,却又生活在无法摆脱的虚空中,内心种种煎熬。作者看他活活着安可可怜,就只好安排他死了。

作者写人物姓名也似乎有深意在。和他共享妻子的男人叫李不周,这名字好玩,不周不正,亦邪亦正,这样的人从事政治才可以如鱼得水。他和李不周共享的女子叫惠鱼,一条贤惠、活泼的小鱼,没有枕边算计他的谋划,可以任他放心性爱。

一个省委计划双规他的匿名电话,使他的慌乱归于平息。在最后三天里,他平静地处理了后事,把财物分送给了曾经缠绵的女人们,以及李不周和私密儿子,坦然制造了一起车祸。他终于解脱了,在无边的宦海里找到了他的岸。

不过我认为,他的死,是作者出于怜悯的安排。以他的政治智慧,是可以翻牌的,他的死也保护不了谁。

文中的市委书记在食物链上占据着必胜客的位置,万般得意之后,以哑剧的形式收了场。大自然以均衡和制约控制一切,并没有哪个是完胜者。⑤2

麦收时节 特辑

家乡麦场记忆

毕祖金

家乡的麦场,在麦稍黄时就已热闹起来。先要平整碾麦场:将原本坑洼不平的地方刨展平整,撒上一层麦秸碎屑,套上牛套,拉上石碾,反复碾压数次直至平整为止。各生产队会早早地采购足量的镰刀、桑叉、木锨、耢把、布袋等,修理好牛车,安排饲养员加大耕牛饲料喂量,排好收麦时间节点。万事俱备,只待麦收。

只要麦子一熟,生产队就会一声令下,全体社员出动,前线割麦、拉麦的,后方送水、送饭的,甚是一派繁忙。

麦子拉到麦场后,天气好的话,先是将麦捆竖立在麦场中晾晒;遇上阴雨天,还要将麦捆堆成麦垛,形似一座座小山包。垛麦垛可是个技术活,需先以圆心为准,一人或数人站在中间,麦捆的麦梢朝里、麦根朝外,

麦熟雀亦喜

刘绍义

乡下麦收的那些天,城市一下子空旷了许多,回去的不仅仅是那些来城里打工的农民,还有那些每天在我们窗前叽叽喳喳的麻雀。

麻雀是恋旧的,不嫌家贫,是标准标准的“土著”,无论是城里还是乡下,到处都有它们的身影。就是这小小的生灵,就是这可爱的鸟儿,中外都曾经误解过它们,把它们当作敌人捕杀过。普鲁士腓特烈大帝见樱桃园里的樱桃常被鸟雀啄食,于是下令捕杀,并规定杀死一只麻雀可有6芬尼的奖励,瞬间无数麻雀惨遭厄运。但很快人们就发现,一时间麻雀虽然少了,但害虫却泛滥成灾。不久,腓特烈大帝果断地收回圣令,让麻雀又有了生存的空间。

20世纪50年代,我国也有过捕杀麻雀的运动,那年月,城乡到处敲锣打鼓,摇旗呐喊,大人小孩、男女老幼,把那些可怜的小麻雀追赶得无处藏身。人们除了以弹弓击杀,以网诱捕麻雀外,还深架梯去掏鸟窝,

编者按:

初夏,布谷鸟飞来时,小麦渐黄。风吹麦浪,带来阵阵麦香。曾经的记忆并未因为收割机的轰鸣声而减弱,反而发酵,浓稠,让人沉醉。父辈们在记忆里守望麦田,收割麦子,而我们,用文字守望麦田,抚慰心灵,用记忆的饱满,去丰实那个年代粮仓的贫瘠。



忙碌 崔培林 摄

层层叠压,垛至数米高,到顶部再逐步收缩为尖顶状,形似倒放的陀螺;垛不好,就会麦捆四溢,前功尽弃。等整个麦场的麦垛全部垛起,很是一景,此时,孩子们便会在麦垛间嬉闹,捉迷藏是最好不过了。

有言道“秋要抢先,割麦要抢天”。割麦趁天气,要争分夺秒,抢抓抢打。我的记忆中,就是用牛拉石碾碾麦。将晒干的麦捆拆开,散摊在麦场上,牛把式赶上牛套石碾,由外及里,然后再由里及外,不停地赶着牛碾压,直到将麦秆上的麦粒碾碎完为止。

一场麦子碾压完后,早已待命的一群人便手持桑叉又将麦秆挑到场边堆起来,剩下带着麦秆碎屑和糠皮的麦子,将整场的麦子推到场子中心,下一工序便是扬麦了。

扬麦俗称“扬场”,就是借助风力,将带糠皮的麦子用木锨抛起来,风将麦糠吹走,麦粒自然垂落下来,处理干净就可装袋运走

了。“扬场”更是个技术活,要查看风向走势和风力大小,决定“扬场”把式的站位和扬麦的高低。同时,还需要一位掠麦糠的,带上一顶宽沿麦秸凉帽,站在飘糠和麦子垂落处不停地掠糠,一场麦下来,已是灰人一个。

麦收时节,最怕的就是天气突变了。只要一有狂风暴雨,麦场中便吆喝声四起,乡亲们拖着疲倦的身体慌忙堆垛,用雨篷盖垛,用绳索加固麦垛,抢堆、抢装粮食。然而,烈日暴雨虽无情,风雨之中见真情,乡亲们忙碌中互帮互助,反倒成了麦场里最美的景。

随着时代的进步,如今有了联合收割机在田地里直接脱粒运输,乡亲们已不再像曾经那样受苦受累了。然而,家乡的麦场却是大生产队时期劳动场面的一个缩影,定格了乡亲们辛勤劳动的镜头,见证了乡亲们用汗水换取丰收的喜悦,成了一代代劳动者的难忘记忆。⑤2



麦又黄了(外一首)

马顺卿

五月跨过村南
惊飞一只慵懒的
布谷漫野飞鸣
在父亲汗汗的额头
找寻着落脚的岸
麦芒亮得刺眼
饱胀的麦粒毫不吝惜
袒露着焦黄的思念
收割机追撵的季节
像宋朝词人笔下的菊花
又黄又瘦
镰刀孤独的叹息
与磨石断裂的情谊

布谷鸟

听
我的叫声
你就知道我
一只流浪南方的布谷
想起一个平常的季节
麦田装饰着遥远的挂念
麦芒闪着芒
金黄的芒
与布谷的歌声掺在一起
在五月的酒杯里激荡 ⑤2

乡村生活(外一首)

翟文杰

寂寞的乡村生活
我学会牛的沉默

品尝过野菜粗粮
芝麻叶子的苦涩
打猪草的镰刀曾将脚背划破
跟在割麦子的母亲身后
麦垄间突然跳出小花朵

躺在地上的麦子
等待着回家
满车颤悠悠的麦子
父亲弓起的脊背
肩膀上烙下深深的勒痕
绷紧乡村生活的绳索

坐在小山样的麦场上
仿佛可以把星星捉摸
麦粒一样多的星星
在夜空闪烁

锄头点植种子和心事
剔除青苗间的杂草
纯净了乡村的生活

和父亲坐在一起
常常相对无语
沉默已经成为习惯的一部分
我知道怎样把生命度过

故乡的麦子熟了

草帽破旧,镰刀锈蚀
弯腰如弓的旧事
饥饿的记忆,贫穷的烙印
每一粒麦子,是粒金色的泪滴

热风又带来梦的消息
五月,故乡的麦子熟了
太阳一般的色彩
闪耀在麦子金色的芒上

成熟的平原,我的平原
你的麦子籽粒饱满
村庄浮在欲望的海上
故乡的呼吸如此急促

五月的风一浪高过一浪
村庄的麦田起伏起伏
站在田间地头的老父亲
引导收割机的腰板儿挺直了

五月,故乡的麦子熟了
电话里的乡音热辣辣的一夜,远在异乡的人哟
倾听麦子的召唤,回头怅望

在五月,我一次次弯腰

杜思高

一面辽阔的镜子
把天空照得通透
朴实的光芒把大地涂亮
把阴影逼出体外
把太阳抹成金黄
麦梢晃动
如白云在天上飘荡
一粒粒星辰坠入大地的眼睛
静心打造内心的操守

在五月

我一次次弯腰
谦恭和劳作
听见鸟鸣和鱼的欢动互相摩擦
如风的呼吸滑过镰刀的锋芒
电焊的火花闪耀
冷凝成汗珠

仰首啜饮月色
一把钢硬的楔子切入夜空
被记忆的疼痛拉弯

麦子的收成

张林杰

麦地哺育着
有麦子的村庄
有麦子的村庄和我们一起放飞的炊烟
在村庄和麦地之间徘徊

麦子在雨夜中倒伏
掩埋着鹤鹑逃走的日子
甲壳虫便驮着消瘦的年成
绕着祖母洒在麦地的歌谣
缓缓爬行

站在母亲身旁的燕麦
是村庄垂后后娘
洋洋得意的舞蹈
令她忧伤

揣一把清冷的月光
在灼热的麦季里葡萄
戴紫被热风和炊烟熏黄的草帽
相絮飘忽不定的麦魂
去寻找谷草粘满星星的丰稔
照亮温温麦香的村庄 ⑤2

走进彩云之南

山水行吟

马东菊

中华大地的最南端,有一块云蒸霞蔚的奇特世界。古老的民族风情,像穿越千年的梦,令我向往。今年仲春,终于背上行囊,满怀期待踏上彩云之南的寻梦之旅。
遥望西岭千秋覆雪的苍山,沐浴洱海缝缕吹来的清风,把玩古朴璀璨的雪花银饰,流连灼灼灼灼的樱花树下,行云掠过,繁华犹存,脑海里隐约浮现着大理古国的兴衰往事,重走茶马古道,耳畔萦回着那悠悠的铃声……

走在水与缠绕的丽江街头,淙淙流水循巷迂转,大水车拨水为弦。古色古香的纳西民居依山傍水,随河而建,房屋以青瓦盖顶,

飞檐翘角。丽江古城小巷蜿蜒曲折,纵横交错,古城人家,院门挂着木制的福帘和红红的灯笼,自家庭院内、墙壁外都种植着花草,像北欧国家一样用百叶窗式的小篮子吊起来,一丛一簇,错落有致。时不时可以在白墙上看到孩童涂鸦般抽象的符号,那是纳西族的东巴文字,是比汉字更古老的象形文字,生动有趣。

玉龙雪山,天上人间的雪域,常年云雾缭绕,扑朔迷离,一年中只有三十多日的晴天,所幸我的运气不错,当日晴空无云,这座陡峭峻峻未被征服的处女峰的雄姿映入眼帘,披着白雪高高矗立着,云雾时隐时现地穿梭在山峰之

间,冰峰嵯峨,壮美无比。我站在海拔4680米处的观光台向下俯瞰,波浪状的山川绵延起伏,秀丽壮观,面对这亘古未化的冰川,不禁感叹雪山的美妙与神奇。

雪山脚下的蓝月谷,大片大片的海子错落在盘山公路旁,没有一丝一毫的杂色,纯粹的蓝绿色在清晨的朦胧中像一只氤氲泪光的眼睛,清澈见底,饱满晶莹,如碧玉无瑕。这应是女娲补天的五色石从掌心滑落在山谷,破碎成烟火迷离。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是中国面积最大、收集物种最丰富、植物专类园最多的植物园。见血封喉的箭毒木孤独地矗立

声吆喝,让我们为演员腾出一些地方。戏开始了,我们就坐在戏台边上,看不同角色的演员进进出出,在戏台上“唧唧呀呀”。那不同的脸谱和花花绿绿的戏服,成了我们眼中最亮丽的色彩,也点亮了我的童年!

80年代,录音机盛行,我便从磁带里知道了一些戏曲大师,豫剧的常香玉、马金凤,曲剧的海连池、张新芳,越调的中风梅,他们那优美的唱腔时常回响在耳畔。

时至今日,内心对戏曲的热爱依然存在,闲暇之时,听戏、看戏就成了我唯一的选择。豫东调那高昂雄浑的唱腔,像黄河之水滚滚而来,震撼着全身的每一个细胞;豫西调那婉转细腻的唱腔,犹如山涧小溪,春风化雨般滋润着心田……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不求闻达于世,不求富貴一生,只求忙碌之余,独处一份,沏一杯清茶,听一出大戏,独守内心深处的那份宁静与惬意,笑着云卷云舒,品味人生百态…… ⑤2

看戏

往事如烟

杜定栓

晚饭过后散步,一阵熟悉的旋律传到耳边——有戏看!

戏台搭在马路中间,舞台上位一老婆婆正在演唱,一种只有宛梆独有的嗓子长音,让人血脉贲张。不愧为专业剧团,无论舞台布置、灯光、音响还是演员唱功,都给人以强烈的震撼。记不清有多久没看过这样的大戏了,恍惚间,思绪回到了童年时代……

我是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那个年代,物质极度匮乏,哪有如今这么丰富的文化娱乐,顶多是农闲之时,在各村上演的“大戏”了!其实那时都是一些业余剧团,简单的布景,业余的演员,即便如此,也足够我们翘首企盼的。

每逢有戏,十里八村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戏台下黑压压的全是人。大家神情专注,随着戏中情节或喜或悲,时而恨得咬牙切齿,骂声一片;时而眉开眼笑,欢喜喝彩。这一切,构成了一幅我记忆中特有的画卷。

那时,我们学校的操场正是一个唱戏的好舞台,每每村里有戏,戏台就搭在我们操场上。而我们也算有福了,学校为此可以放假三天,等大戏唱完才开学。看不懂戏的情节,听不懂戏的唱词,但我们这些小孩却是戏台上的常客。每次有戏,我们总是先跑到,去后场看演员们化妆,能把那里挤得水泄不通,团长只能大



静美 曹碧娟 摄